

女海盜

罗秋敏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插图：张冠哲

女 海 盜

罗秋敏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山东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8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黑龙江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

ISBN 7-5059-0400-0

I·257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明嘉靖年间，在闽浙海域，有一个堪称才、艺、貌的铁字军都指挥铁娘子，据说是摩萨王的干女儿、海贼王大王的压寨夫人、与朝庭为敌的女海盗。她女扮男装，偕明朝官员戚继芳，在小镇偷结半宿夫妻之缘。后又劫持戚芳下海，招赘为婿。洞房之夜，摩萨奸细行刺铁娘子未遂，戚继芳涉嫌被赶进大海，落入荒淫凶残的龙门大王之手。由于身陷魔窟的患难姐妹王玉荷相助，戚继芳逃离虎口，联合铁字军，粉碎倭寇、摩萨和海贼三方的联合进攻。铁娘子虽中暗箭身亡，但，终成捍卫中华海疆的大明有功女将。

本书故事曲折，情节紧凑，险象环生，丝丝入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很有些引人入胜的地方。

目 录

第 一 章	戚公子客店惊艳色	(1)
	王知县病榻托宝钗	
第 二 章	飞檄能文女寇风流	(15)
	欺娇卖勇庸材本色	
第 三 章	望国有楼心存汉阙	(26)
	后悔无药泪洒刀前	
第 四 章	复国勤王愚忠难驳	(39)
	卖身媚外叛女可诛	
第 五 章	为示伪诚假装笑脸	(51)
	因迷表象错起杀心	
第 六 章	忽嗔忽娇巧钓凶鳄	(63)
	亦邪亦正力荐俊才	
第 七 章	回头意决巧改新联	(75)
	排外志坚笑囚险敌	

第八章	释误会深仇成挚爱 续奇缘虎女配龙儿	(86)
第九章	变生不测血溅洞房 事明真情恩召部众	(104)
第十章	破船遭劫多灾多难 魔窟剥皮九死一生	(119)
第十一章	戚继芳违心处贼馆 王翠翘挥泪送亲人	(134)
第十二章	怀故情景公交玉玺 存深谋督帅囚俊才	(152)
第十三章	巧计解铃装神显圣 娇娃报国碎玉沉珠	(167)
第十四章	留血书继芳尽微忱 中暗箭铁女终长恨	(178)

第一章

戚公子客店惊艳色 王知县病榻托宝钏

明嘉靖丁巳年仲春的一天，有位书生打扮的青年扬鞭催马从杭州城清波门出来，向海宁的官道上驰去。这位书生头戴皂色软纱儒巾，额准上一块宝石光采闪耀；身穿秋香色轻罗直裰，斜领雪青；腰间佩一柄无鞘雄剑，青光闪闪。他容貌清秀，神采飘逸，一双美目顾盼流光，锋芒四射；马后搭着个行囊，从中露出几卷诗书，一支晶莹玉笛，这就更显示出这个青年书生不同凡俗。他姓戚，名继芳，年方二十出头，却成了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幕佐，主办机要事务。这一次督帅交给他一个奇特的任务：要他微服私行去乍浦，向不久调任乍浦县正堂的王思正讨取一只女人用的臂钏。对这只臂钏的款式，胡督帅交待得很清楚，是赤金打制，嵌有名贵火珠一颗。臂钏本是一对，王思正手中那只应该是青凤图案作衔口，火珠较大；另一只在一位不能透露身份姓名的人手里，是紫鸾图案作衔口，火珠较小。至于为什么特地要去讨取一件女性饰物？这跟督帅公务有何关系？这金臂钏将派上什么用场？胡督帅没有说明原委，只亲笔写了封信给王思正，封缄甚严，吩咐戚继芳：“到乍浦后面交王思正拆阅，事关

机密，沿途加倍小心，不得失误！”戚继芳心里纳闷，但又不便多问，只好肚子里揣着个闷葫芦出发了。

戚继芳赶了一程路，浑身发热，就把早已掀在背脊上的那顶雪棕细织的遮阳笠帽儿拿在手中，当扇子扇着取凉儿，一边松了手中缰绳，按辔徐行……

日渐偏西，前边已来到一个大市镇上。这里是东浙腹地，为南来北往行旅必经之处，并且由于邻近省垣驻有督、抚、提、镇儿方面的重兵，沿海贼寇不能轻易犯境，所以行商走贩云集，市面倒也繁荣。戚继芳骑马进入闹市口，发现前边千头攒动，人群结了疙瘩，挤得街口水泄不通。他只得从马上下来，牵着马儿慢慢找人缝儿钻，想通过这密集的人群。可是就在这当儿，人群里突然发出一片轰雷似的喝采声，震耳欲聋。戚继芳觉得奇怪，便牵着马挤入人群，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值得人们这样发疯似地高声喝采。由于他个子高人一头，再踮起脚跟一伸脖子，视线就压过许多晃动的脑袋，把里面看了个真切：两个跑江湖的少年男女，正拉开场子在献技卖艺。男的是个美貌少年，浑身英气扑人，特别是那一对睫毛很浓很密的眼睛，明如秋水，净似碧空，流光射采，漂亮极了，叫人一见难忘；那个姑娘正当豆蔻年华，虽然肤色稍黑，但黑里透俏，而且俊目秀眉，容貌佼好，身段苗条，另有一种迷人的魅力，他俩都穿着湖绿色窄袖贴金边紧身衫子，银红闪丝撒腿裤子，腰间紧系大红丝鸾带，越显出身段多姿，行动矫健。——卖艺少年一套枪法，赢得满场喝采，那姑娘一手鸳鸯剑，更获得千口叫绝！戚继芳看了心里也赞叹不已：看那一手真功夫，哪象江湖卖解的花把式？怪呀！

姑娘舞罢剑，躬身半福，微红着脸儿说：“我的鸳鸯剑

比不上我哥的雁翎金刀，请各位再看我哥耍一套儿！”

卖艺少年刚要去架子上取刀，忽然间头顶上传来几声嘹亮的雁唳。原来春阳已动，雁群南来，正掠空而过。卖艺少年眼珠一转，便放下刀不要，取来一张弹弓，扣上铁丸，屈前膝，柱后腿，轻舒猿臂，半扭细腰，满引一弓朝空发丸。铁丸一闪凌空，激风砉然有声。转瞬间，就见从半空中扑愣愣落下一只鸿雁。说时迟那时快，年轻姑娘疾忙端起一个铜旋子，不偏不歪，把落雁接个正着。

人群又轰然一声叫好！

“好身手！”戚继芳也忍不住大声喝采：“真是少年英雄，风尘俊杰呀！”

这时间，卖艺少年已掷弓于地，双手抱拳，绕场致礼；而那妹妹就捧着那只接落雁的铜旋子，款款地走上来，不用说是准备讨赏钱了。谁知竟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观众们面面相觑，脸红耳赤，齐露窘态；后边的忐忑不安，悄悄地往外溜去……

卖艺少年美目环顾一巡，立刻看出其中奥妙，心中有数，于是淡淡一笑，倒显得毫不在乎。他一边松开腰间鸾带，一边慨然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斤！看来还是敝兄妹技艺平常，难入诸位慧眼，惭愧！惭愧！”回过脸对妹妹丢个眼色：“凤妹，别难为大家了，收场子回悦来店！”

“慢！”戚继芳从人群中挺身而出，朝卖艺少年拱拱手，朗声说：“刚才仁兄的精湛技艺，令妹的超群剑法，已为大家有目共赏，喝采不绝。可叹如今连年旱涝成灾，倭寇、海贼又猖獗为害，国有大难民有大灾，十室九空，贫困已极，实在是欲助而囊空，并非是吝于钱财，一毛难拔！如今小弟

敬送仁兄区区几金，一来代尽地主之情，二来也表示小弟份敬佩、爱慕之意，望仁兄不嫌菲薄，笑纳了吧！”

戚继芳说完，毅然从怀里取出十两一锭的一只银锞子，恭恭敬敬递了过去。卖艺少年一愕然。他接了银锞子在手，正想动问对方尊姓大名时，戚继芳早已转身挤出人群，牵上枣红马走了。卖艺少年低头略一思忖，便将那锭银锞子交给妹妹，吩咐她：“你回悦来店等着，我去跟那位相公说几句话儿。”说完披上一件银灰夹纱长衫，大步往街上赶。

戚继芳被赶上来的卖艺少年叫住了，便问他：“仁兄赶来还有何事见教？”卖艺少年忙说：“你我萍水相逢，就蒙解囊厚赠，连个姓名都没留下，小弟……”戚继芳大笑着打断了对方的话：“区区数金，何足挂齿？……也罢，既然仁兄如此见重，我们索性到前边酒楼喝几杯，互相结识一下，如何？”卖艺少年长长的睫毛一忽闪，立刻满口应允。

当下两个人走进路旁一家酒楼，把马交给小二哥去照料，便上楼拣了个临街靠窗的干净座头落坐。跑堂的立刻烫上酒来，又点了几样下酒菜去烧做。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各作自我介绍：卖艺少年自称姓田，名振尔，原籍山东人氏，父母早亡，剩下他兄妹两人，因家乡大旱成灾，只好挈带小妹田凤儿出外流浪。父亲原是武官出身，所以他兄妹俩自小跟父亲学了点武艺，如今走州闯府，就凭这弄几个钱勉强混日子。戚继芳开口才说得半句：“小弟姓……”心中一想：我奉督帅重命而出，岂可冒冒失失暴露自己真实身份？于是立刻改口：“小弟姓齐，名吉方，杭州人，是奉母命去乍浦走访一位亲戚的。不意在此会见了仁兄，也算幸事，有道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哈哈……”

两个人越说越相投，互相爱慕，深相结纳，一叙年齿，田振尔正交弱冠之年，戚继芳二十有四岁，于是当场认了异姓兄弟。戚继芳兴致上来，叫跑堂的撤去牛眼儿小杯，换上两只老土碗，要和田振尔喝个痛快。

田振尔才喝得几口酒，一张粉白脸就泛上红晕，艳若彩霞飞颊，瞅戚继芳不注意时，把酒只管往暗处泼。戚继芳酒酣耳热，谈锋特健，由当前国危民穷，谈到了抗倭平贼；由抗倭平贼又谈到了国家用兵，海疆布防……他揆度天下局势如析掌纹。听得田振尔连连叫好，一对眼睛里却暗暗闪出了疑惑之光。最后，戚继芳突然话锋一转，眼睛紧紧瞅住田振尔，说：“贤弟！我看你这么年轻又有这般好武艺在身，真是难得的人材呀！如果贤弟只在江湖上闯荡，那就如良弓封尘，战戟沉沙，太可惜了。如今朝廷正在海疆用兵，急需抗倭平贼的佳士良材，贤弟你……”

田振尔听到这里微微一笑，打断了戚继芳的话：“吉方兄的意思小弟已经明白了。当前中华多难，神州板荡，有志之士理当请缨杀敌，保我家国。可是不瞒老兄说，当今皇上昏庸，迷信仙道，下边贪官酷吏，虎狼横行。小弟先父就是被奸臣贼子陷害而死，沉冤莫雪，每想及此，小弟就刻骨仇恨！父仇未报，哪有心过问国事？”

戚继芳刚把酒碗触到唇边，一听田振尔这话，立刻把一碗酒放下，忙说：“贤弟这话可不对呀！说起来，我的情况竟和贤弟一样：家父原是两榜进士，后来因倭寇侵犯，海疆多敌，家父由文官转为武职，为嘉定守备。可恨朝中权奸向家父索贿不得，便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家父头上，锻炼成狱，致使家父郁愤而死……然而在我看来，父仇，私怨也；抗倭

杀贼，国家之大事，匹夫匹妇之责也。贤弟呀！你我生为中华男儿，该明大义，决不能计家仇而忘国难啊！”

田振尔听戚继芳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不由脸上一阵发红，连忙点头说：“吉方兄以大义相责，叫小弟又惭愧又敬服！小弟眼浅，没看出吉方兄乃将门之子，忠良之后，失敬了！……不过小弟和吉方兄又不同，一言难尽呀！老实说，纵使小弟有意从军报国，只怕嘉靖皇帝也不答应呢。”

戚继芳愕然。他心中暗忖：“这田振尔到底是个什么人？看来他心中定有难言之隐。”戚继芳正琢磨着怎样套出田振尔心中的隐秘，这时候田振尔忽然站起身向楼窗外张望了一眼，有意岔开了话题：“吉方兄今晚在哪里安宿？看来将交申牌，吉方兄今天走是走不成了。”一句话提醒了戚继芳，这才发觉落在楼窗亮榻上的一缕夕照在消失，楼窗外边鳞次栉比的屋脊上，已升起袅袅炊烟，天色在逐渐暗下来。戚继芳忙喊来堂倌结了酒帐，同田振尔匆匆下楼。田振尔趁机对戚继芳说：“小弟住在街东悦来客栈，那个店子床铺倒还洁净，店二哥照顾也甚为周到，吉方兄不妨一块住到那儿去。今晚闭着，小弟一定将下情掬诚相告，你看如何？”戚继芳正想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底细，自然高兴地答应了。

当晚，戚继芳就随田振尔住进了悦来店。掌柜的见戚继芳人物英俊，衣履光鲜，自然热情招待。先给枣红马卸去鞍鞴，牵到后院上槽喂料；接着又给戚继芳开了西跨院一间陈设整洁、铺盖干净的上等客房。田振尔兄妹原住后厅两间上房，有一侧门正对西跨院。

晚饭过后，戚继芳到后院看了看那匹枣红马，折回来经过上房，他正想走进去找田振尔时，田振尔先出来了，把身

子堵着房门，脸露歉意地说：“舍妹饭后突然感到身上不适，好象伤风了，小弟如今只好先照料她一下，待会儿再过来奉陪。”戚继芳听了无话，自回西跨院房里点起灯来看书。

夜深了，附近市廛上的喧嚣之声渐趋沉寂；一个更卒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断断续续敲着小锣。戚继芳在灯下又坐了半晌，田振尔竟没有来。他想去上房串串门，又想到也许人家兄妹有些私家事要商量，自己不便去打扰……又坐了会儿，渐渐睏了起来，不由自主一歪身倒在床上。正当他要朦胧睡去时，突然闻到一股异香袭进房来，扑鼻欲裂。他心里一惊，“薰香”两个字还没说出口，就觉得头脑昏沉，双眼发痒，浑身软绵，恍惚间似乎房门轻启，走进来一个全身穿白的绝色女子。

她似乎刚刚浴罢，一头黑油油的美发披泻在脑后，衬托得一张秀丽的脸庞更加洁白、光鲜，真象枝露凝海棠，娇红潋潋；那薄如蝉翼般的素纱衣裙，使粉颈如赭，酥胸似裸，那小簇双峰颤然可掬。

戚继芳此时想张口叱问，但口齿不听使唤；想反手抽枕下长剑，四肢又软如落汤面条。她手指他，一串娇笑透出如火炽情，似水柔姿，竟自从容登床，和他并排躺下。接着解衣卸裙，褪下红绫抹胸，将一对丰满、结实的乳峰紧紧地贴在他胸脯上，同时一只温热、滑腻的手儿轻轻伸向他的腰间：“别怕，我和你有半夕之缘，来……”

一股浓香扑来，他昏昏如醉，只觉整个身子在飘浮，接着又沉下……

直到拂晓时分，戚继芳才完全清醒过来，只见窗口曙色已临，而案头残灯犹明；枕席间热香四溢，不是幻觉，不是

梦，确实身边有个温热的肉体存在过。他始而惊讶，继而心惊肉跳，摸摸枕下，长剑犹在，检查行囊钱物，一件不少；再解开腰间汗巾一捏，谢天谢地，督帅的那件密信也没有被窃去。可当他取出密信一检查，封口已经撕破。糟！密信显然被她拆看过。此刻，戚继芳才知道此件是督帅以私人名义写给乍浦知县王思正的书简，他看上边全文是：“思正兄台鉴。今委戚某前去借老哥传家之宝火珠臂钏一用，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定当完璧归赵。事关剿除徐贼大计，望老哥俯允；又事在宜秘，详情俟后再告。胡具。”

戚继芳看到这里，才发现纸尾添了几行小字，显然是昨晚的她所加。写道“慕君热血男儿，敢借君半夕之赐！此去乍浦，旬内有刀兵之扰，予言之以尽半夕夫妻之义；君宜自爱，后会有期！”

戚继芳一时惊得目瞪口呆，手脚无措，只好急急把空白纸尾撕去。偏偏这时候店小二又慌慌张张推开房门告诉：“客官！不，不好啦！不好啦！你老的那匹马给人盗走啦！还有那，那，那两个卖艺的男女也跑啦！”

戚继芳一听心中暗暗叫苦！看来无论是卖艺的兄妹俩也好，不羞自荐的绝色女子也好，一定都是暗中盯上他了，也许他们都是为了那个火珠臂钏而来……咋办？为今之计应该立刻离开此地，赶赴乍浦！

当下戚继芳只好哑巴吞黄连，对店小二只说：“这卖艺的是我的朋友，昨天晚上他就向我借定了坐骑赶早路，房钱都由我结帐。”店小二一听自然无话，倒后悔自己白着急了一阵。

戚继芳把两间房帐结清，又央小二哥到市上给他雇了长随，代挑了行囊上路。一路上戚继芳忧心如焚，恨不得有缩地法，

一抬脚就到了乍浦。咋不急呢？如果叫别人赶在前头将那只火珠金臂钏搞走，那就糟啦！督帅信中不是说事关剿除徐贼大计吗？对于“徐贼”，戚继芳心里明白所指何人。

原来戚继芳是嘉定守备戚元道之子，十六岁弃文就武，初来也想为痰死狱中的父亲报仇，后来目睹倭寇及海贼连年入侵内地，烧杀掳掠，祸国殃民，于是慨然立志：先杀贼寇，后问家仇，决心投奔当时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为国效力。嘉靖甲寅年倭寇大举侵犯江浙，海贼大头目龙门大王徐海又率贼众数万进犯入闽，将监察御史外放闽浙总督胡宗宪围困于桐乡。戚继芳见闽事紧急，便不计安危，又立刻冒险微服投奔胡宗宪麾下效力。胡宗宪大为赏识，立刻留其在行辕中听候差遣。这段围城中的日子，戚继芳为胡宗宪提供了不少应急良策，处处显示了他的才智与胆识。桐乡解围后，胡宗宪曾夸奖戚继芳：“这个孩子是个难得的军务人才，前程不可限量！”

可是这一次呢？密信被人窃看，机密泄漏，督帅的剿徐大计也许因此毁了呀！戚继芳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便催促长随，星夜兼程而进。这天，终于赶到了滨海小城乍浦。戚继芳此刻顾不上歇口气，把长随打发掉，就自己扛上行囊，直奔县衙。

乍浦知县王思正这时正身染重病。他在官厅上设个病榻，身上裹条毯子，还勉强支持着处理一县军政、民讼事务。他一听门上传进来“总督文案上行走戚继芳请见”的话，心里一喜，两只失神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亮，忙吩咐说：“快快请进！”

王思正原是京官，一个普通御史。由于生性耿直，又职

司台谏，便干了件鸡蛋碰石头的事。王思正同胡宗宪，戚元道都是同榜进士，私交甚厚。戚元道蒙冤系狱，王思正正在朝堂上诤诤庭谏，为戚元道开脱，同时也弹劾了诬陷忠良的权臣。结果倒得了个妄议大臣的罪名，交刑部议处，糊糊涂涂蹲了三年监狱。后来亏胡宗宪多方解救，才赦免无罪，降为海疆一个小小的知县，他到任不久，就几次风传海贼将大举进犯乍浦，因此旧恨新忧交攻，很快病倒了。王思正同戚继芳虽尚未见过面，但已经耳闻戚继芳少年负志，才智过人。如今听说他来到这朝不保夕的危城，揣度一定是受胡宗宪之命，来乍浦协助城防军务的，王思正心里自然感到欣慰了。

当下戚继芳请见王思正，行了官场礼节，又说了几句官场套话，便请王思正屏退左右，急忙将督帅亲笔信呈上去，说：“老世伯，小侄这次就为这件事来的，督帅立等回音！”

王思正看了胡宗宪的亲笔信，大为失望，不禁长叹一声。戚继芳心里“格登”一跳，暗忖：“难道火珠金臂钏已经到了别人手里？”

王思正咳嗽了一阵，才喘着气说：“老夫听说世兄来到乍浦，心存一点妄想，如今才知道督帅特意派你来这里只为一只火珠金臂钏！……这不怪你……好，给他，老夫命在旦夕，这宝钏留之无用……”王思正一边语无伦次地说着，一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探进怀里掏摸了半天，后来终于摸出了一个红绫帕小包。他颤抖的双手将小包解开，里面正是一只晶光闪亮的火珠金臂钏。一点不错，条贯火珠，口衔金凤，纯金打制。

一颗心快要提到咽喉边的戚继芳，直到这时候才觉得松了口气：谢天谢地，督帅所要的火珠金臂钏总算到手啦！

王思正把火珠金臂钏交给戚继芳，又叹了口气：“世兄好好收着吧。这是我家祖传之物，价值连城！宝钏本是一对，我在京中受罪那几年，妻小回到嘉兴老家，不幸又遇上倭寇犯浙，内荆同女儿玉荷各身带一只宝钏出逃……后来内荆九死一生回来了，可是玉荷她，她……”王思正说到这里哽住了，两颗浑浊的泪水悄然滚落。

戚继芳同这位父执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早已知道他曾为拯救自己的父亲而受累下狱，所以一向心怀感激、崇敬之情；现在看到王思正因怀念失去的女儿王玉荷而悲痛，心里很是同情，也感到难过。当下戚继芳正想向王思正打听他当年一家遭难、妻离子散的惨剧详情时，忽然看见有一个军官打扮的大块头匆匆闯入，接着一屁股坐在王思正病榻对面。这个人长得实在出奇：一副黑黝黝的阔脸，加上一个肉嘟嘟的下巴，就越显出那两只小小的眼珠子象嵌在肉缝里，只能看到从缝中透出忽闪忽闪的两点幽光。他舒腰展腿坐在那儿，挺起个大肚皮，身子还不住地摇来晃去，实在现眼。

王思正扭开脸拭去泪渍，才回头啜嚅着给双方介绍：“这位是督帅派来的文案上戚大爷讳继芳；这位是城防千总龙总爷号世贵。”龙总爷听了转过脸，皮笑肉不笑地朝戚继芳点点肥下巴。可是当他发现拿在戚继芳手里的火珠金臂钏时，一对老鼠眼突然睁得大大的，死死盯住不放。戚继芳心里又禁不住扑扑发跳，立刻起身向王思正告辞。王思正说：“今日天色已晚，世兄就在县衙客房歇宿，明天赶个早走。世兄公务在身，老夫也不便强留了。”又回头向外喊了声：“王忠！”随着喊声从外面走进一位年轻而显得机警、干练的衙役，垂手站在王思正面前。王思正吩咐他：“你带这位戚大爷到客

房安宿，就随着伺候，我这里另叫人差遣。”这时龙总爷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脸恶狠狠瞪了王思正一眼。戚继芳看在眼里，一颗心又往下一沉。

王忠给戚继芳提着行囊，领他来到客房住下。接着又给张罗酒菜送过来。戚继芳连日奔走劳累，还一直提心吊胆的，直到这时候才宽下心来饱餐一顿。上灯后，戚继芳关上房门坐在灯前，又取出那只火珠金臂钏细细审视了一回。他觉得督帅特意派他来取这宝钏，还那么诡秘行事，可见这物件的作用非同小可。如今宝钏虽已经到手，但督帅密信已经叫人偷看过，这就很可虑，千斤担子压在自己肩上了。这时戚继芳想出个主意：因为钏条是纯金所制，质软，他便将銜口掰开些，然后将它紧紧套入自己上臂。心想，这可就人在宝钏在，万无一失了。他把火珠金臂钏处置妥贴，又将长剑压在枕边，才将灯吹灭，上床安歇。但是他合上眼皮后，一颗心仍在不安。回想这几天一路上的经过，心里头立刻又布满疑云：那卖艺兄妹是江湖儿女还是盗寇暗线？那绝色女子是淫娃还是贼妇？盗走枣红马派何用场？窃看密信之后留言加批其意何在？半夕夫妻玩的什么把戏，是何居心？刀兵之危是虚词恫吓，还是好心暗示？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同火珠金臂钏有关？而且，还有今天那龙总爷不怀好意地死盯住火珠金臂钏的目光……戚继芳越想越心惊肉跳，越觉得危机四伏。说不定火珠金臂钏要平安无事交到督帅手中，还得流血流汗！

正当戚继芳想得心焦时，突然砰的一声大响，房门蓦地被推开。戚继芳惊叫一声，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起来，同时敏捷地从枕下抽出了长剑。此刻，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坏了，有人劫宝！